《太平记》中的武士形象
——以“忠”和“孝”为中心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于　君

[摘　要]　在《太平记》中，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二人作为“忠臣”的典范被世人所熟知。此种武士形象的形成除源自于《太平记》本身对二人的描述以外，也与《太平记》对后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本文将不限于日本南朝方的武士，同时也跳出特殊的“君臣关系”的框架，以《太平记》全文所描述的武士整体为考察对象。在考察方法上，以《太平记》原文中所出现的“忠”和“孝”这两大关键词为切入点，着重留意作品是如何以“忠”和“孝”这两大概念来对武士进行具体描述，进一步论证“忠”和“孝”对武士的重要性，由此考究出《太平记》所描述的武士形象。

[关键词]　太平记　武士形象　忠　孝

引　言

《太平记》作为日本军记物语的代表作之一，以14世纪日本南北朝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从1318年后醍醐天皇即位、镰仓幕府灭亡、建武新政和南北朝的对峙、观应之乱，到1367年室町幕府第2代将军足利义诠的亡故和细川赖之就任为止，长达约50年之久的战乱。不难想象，以武士和战乱为题材的《太平记》描绘了各色各样的武士。其中，楠木正成作为《太平记》中最有名的“忠臣”，其子楠木正行作为“尽忠尽孝”的武士之代表被世人所熟知。此种武士形象能长存于人们心中，首先离不开《太平记》这部作品对二人的描述。此外，还与日本战前的《太平记》接受史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楠木父子在《太平记》里，是作为典型的忠臣而被明确记载，但是在足利幕府统治的室町时期二人却被视为逆臣。历史上，二人作为忠臣被大肆宣扬是在根据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而把南朝视为正统的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编纂以后。紧随其后，把《太平记》作为忠臣的故事来解读而形成的忠臣楠木正成、忠孝之士楠木正行的认识，也被《日本外史》和以“忠孝一本”“君臣一体”为信条的后期水户学派所继承。进入日本近代，尤其是明治初期到太平洋战争战败期间，《太平记》受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潮影响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读法。即，作为南朝方的武士，尤其是楠木父子的故事被广泛收录于国语、修身、历史、音乐等科目，在学校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因此，楠木正成作为“忠臣”，楠木正行作为“忠孝”的典型被大书特书。战前和战争期间，楠木父子一跃化身为美化“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教材。正是在这样一种《太平记》的影响下，形成了对《太平记》这部作品及楠木父子的理解。

八木圣弥（1999）指出，我们需持批判性的观点来看待《太平记》对后世的影响，同时，近年来在对《太平记》的作者究竟是亲王派还是武士派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争论这一现状下，作为贯穿《太平记》整体的思想依据而言，《贞观政要》至关重要。八木也指出，根据《贞观政要》的君臣理论（笔者注：君臣合体、谏臣的重要性），唯一称得上后醍醐天皇的大臣是万里小路藤房和楠木正成，进而重

释了《太平记》中的君臣关系。而军记物语的另一研究者森田贵之(2014)则指出,从《太平记》的整体文脉来看,不可动摇的“忠臣”当万里小路藤房一人莫属。八木和森田二人的考究视点虽各不相同,但在论及《太平记》中的忠臣形象时,其共同点都是立足于南朝方的后醍醐天皇与臣子之间的“君臣关系”。然而,通过再次细读《太平记》,不难发现《太平记》中亦有北朝方的“君臣关系”,同时还有武士阶层自身的“君臣关系”里所描述的有关武士的“忠”的记载。

此外,查看最新的研究动向,以被大家熟知的“忠臣”形象楠木正成为切入点,考察楠木父子的历史实像以及重新审视楠木正成精神的书籍不断出版。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平记》中楠木父子以外的具有“忠”或“孝”精神的武士研究的不足。综上所述,近年来涉及《太平记》中“忠臣”的相关研究,其一大特点是以南朝作为主轴或以楠木父子为主而进行的考察。而这种以南朝为主轴或以楠木父子为主的考察,终究难以跳出其特定的“君臣关系”,由此考究出来的武士形象不免具有单一性。

鉴于以上,为较全面地勾勒出《太平记》中极具多样化的武士形象,本文将跳出天皇跟武士这种被限定的“君臣关系”的框架,以《太平记》所描述的所有武士作为考察的对象。在考察方法上,以《太平记》原文中所出现的“忠”和“孝”这两大关键词为切入点,着重留意作品是如何以“忠”和“孝”这两大概念来对武士进行具体描述,进一步论证“忠”和“孝”对武士的重要性,由此考究出《太平记》里所描述的武士形象。基于本文考察方法的特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原文引用上,使用的是以西源院本为底本,由兵藤裕己校注的《太平记》(岩波书店,共六册)。因为,从整体上来看西源院本更多地保留了《太平记》的原有形态,是更能代表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期的《太平记》的一个版本。加之笔者是基于对日本中世的武士形象的考究,所以在引用原文时,选择了更能代表日本中世的《太平记》的版本。此外,为了便于读者参考,附译文(笔者译)于每段原文引用的后面。

1 楠木正成及楠木正行

众所周知,楠木正成、楠木正行父子是在《太平记》里被极度美化的两大人物。对楠木父子的故事所产生的思想作用而言,兵藤裕己(1999)指出,他们二人那种超越《太平记》全文构想的“源平交替史”、直接对天皇尽忠尽孝的武士故事,使其成为“忠臣”楠木正成,“忠孝之士”楠木正行,这一象征而广泛影响后世的历史与政治。无疑,以楠木正成及楠木正行为代表而形成的“忠孝武士之象征”的起源,需追寻到《太平记》关于二人的具体描述语言之中。

在《太平记》中,楠木正成神秘登场,并以一连串的奇功秘术玩敌人于股掌之间,被刻画为富于“武略和智谋”的武士。而明确以“忠”来描述他本人是在临近其自杀的场面。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政权瓦解后,日本随即进入南北朝内战时期。为应对进京攻打的足利尊氏,楠木正成向后醍醐天皇谏言,提出暂且从京都撤退的方案,然而却不被采纳。为此,正成觉察到自身命运及天下的走向,在樱井对长子正行留下了以下训诫:

原文:

正成すでに討死すと聞きなば、天下は必ず将軍の代となるべしと心得べし。しかりと云へども、一旦の身命を助けんために、多年の忠烈を失ひて、降参不義の行跡を致す事あるべからず。[1]

译文:

若闻正成已战死,天下必被足利将军所取代。然而,为保全一时之性命,而失多年之忠烈,投降并留下不义之行迹之事乃万万不能做。

(笔者译,下同)

当初同样效力于后醍醐天皇的足利尊氏已经叛变,在“重义者少,趋利者多”[2](笔者译)的这种风气之下,为命为利而易主的武士逐日增多。与此相反,自始自终效力于后醍醐天皇的正成,对其子正行也要求不能忘“忠烈”之心。在之后的湊川

会战中，正成方面孤军奋战，终因势孤力单难挡足利尊氏的攻势，最后同其弟楠木正季采取互刺的方式自尽而死。《太平记》对死后的正成作如下绝赞：

原文：

そもそも元弘よりこのかた、忝なくもこの君に憑まれ奉つて、忠を致し功に誇る輩、幾千万の人ぞや。しかれども、またこの乱出で来て後、仁を知らぬ者は、朝恩を棄てて忽ちに敵に属し、勇を得ざる輩は、苟も死を遁れんとて却つて刑戮に遭ふ。智なき者は、時の変を弁へずして、自ら迷ひ進み退く処に、智仁勇の三徳を兼ねて、死を善道に守り、功を天朝に播す事は、古へより今に到るまで、正成程の者は未だあらず。（兵藤裕己校注（三），2015：81-82）

译文：

自元弘之后，难得有数千万侍奉后醍醐帝，尽忠显功的人。然而，元弘之乱伊始，不知仁者，弃朝廷之恩而从属敌方，胆小懦弱且苟且偷生者却被处以刑罚。无智者不辨时代之变化，游离于进退之间。而兼备智仁勇三德，守死于正道，施功于朝廷者，从古至今无人能及正成。

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回顾元弘之乱以来的历史，纵观各色武士之后，首先批判已成为“逆臣”的足利尊氏。进而通过鲜明的对比刻画了“兼顾智仁勇三德之良将”“忠臣义士之龟鉴”这一理想的楠木正成形象。

楠木正行，作为效力于南朝方的臣子及楠木正成的长子，立身于君臣和父子的双重关系中。在进入四条畷会战前，正行预感此次将是此生最后一战，于是前往吉野皇居拜谒后村上天皇并说：

原文：

有待の身、思ふに似ぬ習ひにて候へば、自然われら病に犯されて、早世仕る事も候ひなば、ただ君の御ためには不忠の身となり、父がためには不孝の子とたるべきにて候ふ間、今度、師直、師泰に対して、身命を尽くす合戦を仕つて…[3]

译文：

有待之身，事事不能尽如人意。如果因为疾患而早死的话，只会变成于君不忠之身，于父不孝之子。面对师直、师泰，拼尽性命而参加合战……

以上需要留意的是，正行决意痛击高师直和高师泰时所使用的理论依据是，不战而死既是对天皇的“不忠”，也是对父亲的“不孝”这一认识。关于正行应该如何履行对天皇之“忠”和对父亲之“孝”，我们可以从以下描述中来找到答案。

原文：

父が兵庫へ向かひし時、汝を返し留めし事、全く腹を切れとて残し置かず（……）今一度義兵を挙げ、朝敵を亡ぼして、君をも安泰になし奉り…（兵藤裕己校注（三），2015：105）

译文：

你父亲赴兵库之时，遣返你一事，并非让你留下切腹……再次高举义兵，灭朝敌，亦使君安泰……

以上是正行之母教育想为父亲殉命的正行时所说的话。由此看出，消灭朝敌，让暂败于足利尊氏而逃难比睿山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归位即为“忠”。同时，接受母亲的教诲，打消殉死的念头，并遵循父亲的遗言为天皇效忠，才是对父亲的「孝行」（兵藤裕己校注（三），2015：64）。

通过以上考察得出结论，自出场以来，自始自终追随南朝，效忠于南朝天皇的楠木父子，以及听命于父亲遗言并效忠南朝第二代天皇，同时也以此做到为父亲尽孝的正行的形象，在《太平记》里被刻画鲜明。

2 盐饱入道圣元

除为人熟知的楠木父子以外，《太平记》对很多武士进行描述时都使用到了“忠”和“孝”这两个概念。《太平记》第十卷的后半部分主要由被新田义贞逼入绝境而濒临灭亡的北条一族的故事构

成。因此，这一卷中描绘了很多战死或自杀的北条一族的武士。以下是盐饱入道圣元自杀的场面：

原文：

塩飽新左衛門入道聖円は、養子の三郎忠頼を前に呼び寄せ言ひけるは、「諸方の攻め口皆破れて、御一門達大略腹を切らせ給ひぬと聞こゆれば、われも、守殿に先立ちまゐらせて、その忠義を知られまゐらせんと思ふなり…

（兵藤裕己校注（二），2014：140-141）

译文：

盐饱入道左卫门圣元把养子忠赖叫到跟前说，听说各方攻口均被攻破，族人大多切腹自杀，我也打算先死于北条高时以表忠义……

北条一族灭亡的命运已成定局。此时正处于众多武士为逃难而出家，或是背主弃义另投所好的大环境。然而，上文引用中描绘的却是，既不选择出家，也不背叛主人，而是选择接受命运迎接战斗，并先死于主人以显毫无二心之“忠义”的圣元形象。

3 石塔右马头义基

南朝以足利直义为首的室町幕府的内讧为契机，催促新田一族奋起追击。这时候，原本属于足利尊氏幕府方的武士石塔四郎见风使舵，准备背叛足利尊氏而投靠新田方，并将这一打算告诉了其子右马头义基。可是义基却说：

原文：

弓矢の道、二心あるを以て恥とす。人の事は知らず。それがしに於ては、深く憑まれまゐらせたる身にて候へば、背矢射て名を後代に失はんとは、えこそ申し候ふまじけれ。兄弟父子の合戦、古へより今に至るまで、なき事にても候はず。いかさま三浦介、葦名判官が隠謀の事、将軍に告げ申さざらんは、大なる不忠なるべし。父子の恩義、すでに絶え候ひぬる上は、今生の見参は、これを限りと思し召し候へ。[4]

译文：

武士之道，向来以怀二心为耻，他人之事不为所知，可是于我而言，作为被将军所依靠之身，对将军背后放箭而失名誉于后世，这算何等事情。兄弟父子之战，从古至今并不罕见。如果我不把三浦介、苇名判官的阴谋告诉将军，乃为大不忠之行为。父子恩义已绝，今天是我跟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石塔之子义基陈述完自己的想法之后愤怒地回到阵地。需要留意的是，义基反驳其父时所使用的是“武士之道，以怀二心为耻”这一被普遍认可的伦理依据。也就是说，义基作为被将军足利尊氏信赖之身，不可能对将军背后插刀，最后抱以同父亲兄弟反目成仇的决心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划线部分可以逆向推断义基将要采取的是，将父亲的阴谋上告于足利尊氏，即使与父亲斩断恩义，决一死战也要同将军同生死的立场。这里所刻画的是对将军足利尊氏毫无二心之“忠”的义基形象。

4 细川相模守清氏

《太平记》第三部主要描写了足利幕府的内讧。因怄气于佐佐木道誉的无礼而连同南朝方一起举兵的山名师氏，激战京都，并将足利义诠一行击退。此时《太平记》对被义诠所拥护的北朝天皇后光严帝一行流落京都的落魄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原文：

且くの逗留もなくして、主上、また腰輿に召されたれば、駕輿丁も皆逃げ失せて、御輿舁きまゐらする者もなかりければ、細川相模守清氏、馬より下りて歩立になり、鎧の上に主上を負ひまゐらせて、塩津の山をぞ越されける。子推が股の肉を切り、趙盾が車の輪を資けしも、この忠には過ぎじとぞ見えし。

（兵藤裕己校注，2016：162）

译文：

未作丝毫逗留，天皇（笔者注：此处指光严

帝）预坐腰轿，可轿夫均已逃亡，抬轿之人一个也没有。细川相摸守清氏见状，立刻下马背起光严帝翻越了盐津山。介子推割股奉君，灵辄以臂救赵盾的事迹都比不上细川对天皇之忠。

在各自逃难的战况下，细川只身一人背着天皇翻越盐津山。对此，《太平记》称颂其行为比中国典故中的“介子推割股奉君”和“灵辄以臂救赵盾”的行为还要具有忠义之心。显然，体会后光严帝迁幸途中之劳苦，背帝翻越崇山峻岭的细川的此种行为，在《太平记》的作者眼中即为“忠”的最好表现形式。

5 本间源内兵卫资忠

《太平记》中，以“孝”字来描绘武士的场景虽然不及“忠”字多，但用“孝”字鲜明刻画的武士形象，除楠木正行以外，还有本间源内兵卫资忠。

在赤坂会战中，北条关东军中的武将人见、本间二人率先预测到幕府即将灭亡，并采取单独行动最后战死沙场。后来，本间的儿子源内兵卫资忠看到已战死父亲的首级后，决心出战为父报仇。这时，伴随其父皈依时的僧人劝其而曰：

原文：

父子ともに討死し給ひなば、誰かその跡を弔ひ、誰かその賞を蒙るべき。子孫無窮に昌ゆるを以て、父祖の孝行を顕す道とは申すなり。[5]

译文：

倘若父子都战死的话，谁来祭奠先祖？谁来蒙受恩典？为子孙千秋万代的繁荣而考虑，方能称得上为父祖显孝之道。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僧人劝言中“孝行”的具体表现方式为，保留性命，从其父之死所获的恩赏中来考虑子孙后代的繁荣。然而，资忠却并不以此为然。

原文：

……人の親の子を思ふ憐れみ、心の暗に迷ふ習ひにて候ふ間、ともに討死せんずる事を悲しみ、われわれに知らせずして、ただ一人討死仕りけるにて候ふ。相伴ふ者もなくて、中有の途に迷ふらんも、さこそと思ひやられ候へば、同じく討死仕つて、冥途までも、父に事ふる道を厚くし候はばやと存じて、ただ一人罷り向かつて候ふ。城の大将にこの様を申され候ひて、木戸を開かれ候へ。親にて候ふ者の討死仕りつらん処にて、同じく命を止めて、その望みを達し候はん」と、慇懃に事を請うて、涙ぐみてぞ立つたりける。

（兵藤裕己校注（一），2014：309-310）

译文：

资忠流泪并恳切地说：“……身为人父，为孩子着想而丧失理智乃人之常情。父亲不忍看到子随其父一起战死，所以不辞而别一人战死沙场。想到父亲无人陪伴，还在去另一个世界的途中迷惑游离，我也想战死沙场，去黄泉路上陪伴父亲，所以只身一人来到这里。请转告城里的大将，为我打开城门，我想跟父亲在同一地点战死，望成全。”

上述引文为资忠来到父亲战死的赤坂城对城中守卫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本间出于对儿子的疼爱，不辞而别独自战死沙场。此处明显刻画了为对父亲尽“孝道”，准备随父而去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陪伴父亲，并向城中士兵请求跟战死的父亲在同一地点战死的资忠形象。显然，资忠采取的此种行为是同前文中僧人劝言中的“孝行”理论相背离的。然而，城中的武士们却被资忠的话所打动并为其打开了城门。最后，资忠如愿同父亲在同一地点战死，《太平记》称颂其「ためしなき忠孝の勇士にて、家のために栄名あり」（兵藤裕己校注（一），2014：310）。也就是说，为战死的父亲殉命即为对父亲的“孝”，跟父亲一样不背叛主人选择战死沙场即为对北条幕府的“忠”。

6 与‘忠’密不可分的‘孝’

以上，笔者提取了《太平记》中各种场面所描述的武士的“忠”和“孝”的具体表现方式。从楠木

父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目前仍然在被广泛讨论的有关南朝天皇与臣子之间的这种“君臣关系”中所展现的“忠”。而盐饱入道圣元和石塔右马头义基是同其侍奉的主君，及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中所表现的“忠／忠义”。此外，细川清氏则是跟北朝天皇的君臣关系里所体现的“忠”。由此可见，武士示“忠”的对象并不单一。自始至终侍奉南朝天皇并表其作为臣的贞节，为对各自侍奉的主君表示毫无二心或战死或自杀的行为，以及从内心深处体会北朝天皇迁幸之艰辛的行为等，其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就“孝”而言，《太平记》里描绘了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即遵守父亲遗言及母亲教训，历时长年时间履行父亲遗志的楠木正行的行为里所表现的“孝”，以及置子孙繁荣于身后，一心只为父亲殉命而战死的资忠的行为里所体现的“孝”。值得留意的是，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楠木正行在履行“孝”的同时，亦做到了对南朝天皇的“忠”。资忠为父殉命时所体现的“孝”的行为，也间接表明了对北条幕府的“忠”。可以说，在《太平记》里“孝”的表现形式与“忠”具有连动性，二者密不可分。

7 结　语

结合前文的考察可知，《太平记》以实际战场为背景，刻画了多种多样的在实战中履行尽忠尽孝的武士形象。

“不侍二君”，父子二代都坚持一贯伦理自始至终效忠天皇的武士；与主同生共死，为表无二心而自杀的武士；即使与父兄反目成仇也绝不背叛主君的武士；体会北朝天皇旅途之艰辛的武士等，都作为“忠臣”或有“忠义”心的武士在《太平记》里得到极其肯定的描述。同时，遵守并实行父亲遗愿的武士；为给已死的父亲作伴而战死的武士，则作为“忠臣孝子”的双重形象被鲜明刻画。由此可见，《太平记》里对“忠”的描述并不只是局限于楠木父子，而是放眼于多样的武士主从关系之中。同时，在“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的双层关系中，既“尽忠”又“尽孝”的武士形象被刻画得极其鲜明。

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到，楠木父子作为代表“忠义”“忠孝一致（忠孝两全）”的一大武士原型。笔者已作充分论证，这与《太平记》中描述二人时所使用的“忠”与“孝”这二者毫无矛盾的表达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需要留意的是，在《太平记》中，楠木正成以十分神秘的方式出现，其真实身份也不被人知。八木圣弥指出，在《太平记》里楠木正成作为后醍醐天皇的“忠臣”被极其称扬是因为，《太平记》的作者需要使用楠木正成这样一个被虚构化和带有神秘性的存在，来预示后醍醐天皇在失去“忠臣”楠木正成之后必须迎来的灭亡之命运。也就是说，从《太平记》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想来看，“忠臣”楠木正成的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然而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清晰地看到《太平记》中还刻画有，跟后世的南朝正统观、把尽忠的对象限定于天皇的后期水户学的思想等因素没有关联的，除楠木父子以外的其他武士。本文从诸多实例出发，论证了包括楠木父子在内，在各种场景中通过“忠”和“孝”这两大关键词被刻画得极其鲜活生动的武士形象。《太平记》作为一部强调武士的“忠”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常丰富的素材，“忠孝一致”的武士形象，是《太平记》中备受关注的武士形象之一，然而这种武士形象绝不仅限于楠木正成父子。

[本文为2018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日本中世文学里的武士形象研究”（项目编号：TJWWQN18-002）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于君]

注

[1] 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記（三）[M].東京：岩波書店，2015：64.
[2] 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記（二）[M].東京：岩波書店，2014：187.
[3] 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記（四）[M].東京：岩波書店，2015：211.
[4] 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記（五）[M].東京：岩波書店，2016：96.
[5] 兵藤裕己校注.太平記（一）[M].東京：岩波書店，2014：307-308.

参考文献

加美宏.『太平記』評価と受容の系譜ー『太平記評判』から『私本太平記』まで[J].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1（2）.

加美宏.政治・軍学の書として読まれた『太平記』[J].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91（8）.

中村格.教材としての太平記（その一）—天皇制教育への形象化[J].日本文学，1982（1）.

中村格.天皇制教育と正成像—『幼学綱要』を中心に[J].日本文学，1990（1）.

中村格.『太平記』受容の変遷—正成を中心に[J].言語と文芸，1991（8）.

中村格.『太平記』と小学唱歌—楠木父子を中心に[J].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91（8）.

中村格.天皇制教育と太平記—正成・正行像の軌跡[J].日本文学，1996（3）.

中村格.天皇制下における歴史教育と太平記—正成・正行像の変容[J].聖徳大学研究紀要・人文学部（9），1998.

中村格.「歴史唱歌と太平記—「幼少」の「脳髄ニ感覚セシメ」た忠孝の教え[J].聖徳大学研究紀要・人文学部（11），2001.

兵藤裕己.太平記＜よみ＞の可能性 歴史という物語[M].東京：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999.

八木聖弥.太平記的世界の研究[M].京都：思文閣出版，1999.

山下宏明校注.太平記（一～五）[M].東京：新潮社，1977-1988.

『太平記』国際研究集会編.『太平記』をとらえる—第一巻[M].東京：笠間書院，2014.

生駒孝臣.シリーズ・実像に迫る006 楠木正成・正行[M].東京：戎光祥出版，2017.

家村和幸.真説 楠木正成の生涯[M].東京：宝島社新書，2017.

産経新聞取材班.教科書が教えない楠木正成[M].東京：産経新聞出版，2018.

作者简介：于君（1987－） 女 汉族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cqyjyujun@hotmail.com

The Image of Samurai in the *Taiheiki*: Focusing on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Abstract: In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epic the *Taiheiki*, Kusunoki Masashige and Kusunoki Masayuki were known as models of "loyal ministers" in the Southern Court. This image of samurai not only derived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m in the *Taiheiki* but also had a great connection with the accepted history of the *Taiheiki*. This article is not limited to the samurai in the Southern Court, but takes the samurai described in the *Taiheiki* as the object and thinks out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monarch-subjec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the methodology, taking the two keywords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Taiheiki*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he text describes the samurai in detail by using the two concept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hen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o the samurai, thus concluding with the image of samurai in the *Taiheiki*.

Keywords: Image of samurai; *Taiheiki*; Loyalty; Filial piety

Author's Information:
Yu Jun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7
Lecturer at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cqyjyujun@hotmail.com